

®

紅色記憶

江山如此多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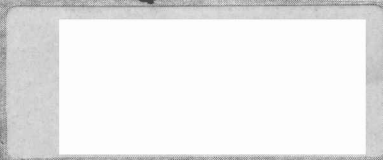
海南省文化交流促進會 編

南海出版公司

紅[®]
色
記
忆

江
真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藏书
此多娇

海南省文化



南海出版公司

2013·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山如此多娇 / 海南省文化交流促进会编.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3. 4
(红色记忆)
ISBN 978-7-5442-6546-1

I. ①江… II. ①海… III. ①儿童故事—革命故事—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50973 号

本丛书稿件拥有图文版权,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复制。

本丛书稿件敬请作者文责自负。

本丛书稿件以及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所付稿酬已包括电子及网络出版使用权费用。请
未联系上的作者速与我公司联系, 取得稿酬。

HONGSE JIYI: JIANGSHAN RUCI DUO JIAO

红色记忆: 江山如此多娇

编 者 海南省文化交流促进会

责任编辑 张 媛 李凤君

排 版 何怡欣

装帧设计 何怡欣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08 (出版) 65350227 (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546-1

定 价 20.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序

对历史无知的人，没有真正的信仰可言；没有信仰的人，不可能拥有美好的理想，不可能胸怀崇高的情感，也就不可能担负起任何责任。用欲望文化代替历史教育，足以使一个国家的青年被腐蚀、使一个民族的希望被毁掉，使这个国家和民族被永世万代地奴役！

鉴于此，我们呼唤历史，唤回那段属于上世纪的“红色”历史，唤回那段炮火硝烟、颠沛流离的历史，唤回那冲天的狼烟留下的悲壮回忆、岁月年轮沉淀的斑驳痕迹。历史不应该被忽略，更不应该被遗忘，牢记那段革命战争年代的红色历史更是责任。为了那些不应该被忘却的记忆，为了那些不应该被丢弃的信念，于是就有了这套《红色记忆》丛书。

曾记否，当草鞋与意志丈量出来的两万五千里穿越一个伟大民族五千年的荣辱兴衰，革命的火种被一路播撒、一路点燃。人迹罕至的雪山、荒无人烟的草地被鲜血浸透，衬映出一段光辉的里程；万水千山早已被远远地抛在身后，一轮红日在黄土高原磅礴而起。满目疮痍的河山在1936年10月温暖如春……

曾记否，当生命和鲜血浸染的十几年光阴将一种记忆铭刻进一个伟大民族的历史画卷，革命的火焰从星火到燎原。这栏杆拍遍、易水悲歌般的呼号，这折戟沉沙、慷慨赴义的悲壮，这铁马冰河、枕戈待旦的苦战，这红旗漫卷、所向披靡的豪迈……腔腔热血、铮铮铁骨早已被融铸成一座不朽的丰碑，中华民族从苦难中百死后的壮丽诗史凝结成了五星辉耀的红色记忆。

曾记否，新中国成立以来，又有无数英烈接过前辈用鲜血染红的旗帜，或壮怀激烈戍边卫国，或忠于职守鞠躬尽瘁，或绝甘分少奉献大爱，甘做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铺路石，成为和平年代民族复兴的荣光，把人民心中的红色记忆浸染得分外鲜艳，永不褪色。

这红色记忆，是信念不衰、志向不改的崇高气节；这红色记忆，是无私无我、生属苍生的博大胸怀；这红色记忆，是敢为人先、披荆斩棘的拓荒精神；这红色记忆，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告诫我们，人事有代谢，传承无绝期。缅怀先烈精神，继承先烈遗志，是社会的道德和民族的良心，是后来者须臾不可忘怀的本分。

老一代人把历史的真实交付给我们，我们有责任用真实还原历史，传承给下一代，把那段岁月与现在年轻人的生活连接到一起，使他们眼中的历史变得立体、真实、可靠，让历史成为他们前进的动力。本丛书将那些流动的、随时会飘散在时间天际的事件凝固下来，希望透过这些文字、图片，感受到英雄们那坚定的革命信念，感受到那个年代澎湃的革命激情，真切体会那段“红色历史”。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让我们重温历史，缅怀先烈，从中汲取力量，毅然前行。

刘栋

目录

- 1 记忆中的星光 文/向桦
- 5 陈赓大将坐着担架打直罗 文/刘聚波
- 8 回忆长征路 口述/伍衡阳
- 11 出师大捷——回忆平型关之战 文/杨得志
- 20 神兵天降 口述/陈大义 整理/陈美英
- 23 两次深入敌区购置电台 文/洪琪
- 30 “不懂事”的红小鬼 文/余光茂
- 34 宁死不屈的“羊城三杰”季步高 文/佚名
- 36 是人民，给了我两次生命 口述/宋亚欣 整理/胡根喜
- 39 敌后锄奸记 文/关克涛 李家瑞
- 44 活“烈士”童子南的传奇人生 文/钟昌凯
- 46 儿童抗日救国团 文/符树森
- 50 活着就要走下去 口述/邓才文 整理/马殿振 马京生
- 51 潘溪渡伏击战 文/杨俊生
- 59 我跟着父亲当红军 口述/吴华夺
- 64 首长步行我骑马 文/陈英福
- 66 激战海岸岭 文/吴震海
- 72 双亲的悲欢离合 文/程胜利
- 75 欠牛一头 文/许虔东
- 77 我们的部队越来越壮大 文/赵肃
- 80 新鞋传情 文/陈英福
- 81 寻访“革命母亲”常大娘 文/李玉胜
- 85 红军当年经过我家乡 文/石生选
- 87 缅怀三位抗日英雄 文/陆启明
- 89 除夕夜在地堡包饺子 文/李治亭

- 90 救命的好妈妈 文/邵挺亚
- 92 夜战三井 文/左齐
- 99 跟着贺龙舅舅走长征 口述/向轩 整理/成政编
- 101 小侦察员——郭滴海 文/李军
- 105 少年林树松的革命足迹 文/符树森
- 109 一顶红军帽 文/张煜焱
- 113 悠悠慈母心——怀念蔡畅妈妈 文/刘虎生
- 116 有一口气就要跟部队走 文/欧阳平
- 119 赠枪记 文/邱大璜
- 121 用身体做炮架的一级英雄孔庆三 文/安克骏 李瑶
- 127 夜袭日伪钓鱼庙据点 文/张松和
- 129 红军医院在我们村的日子 文/崔登霄
- 132 护送邓仲铭去苏北 文/罗扬
- 135 绝不能让伤员落在敌人手里 文/薛振和
- 143 抗联孤胆英雄翟学忠 文/梁怀峰
- 149 深切怀念汉斯·希伯同志 文/谷枚
- 158 神兵巧伏雁门关 文/贺炳炎
- 163 我的长征故事 口述/胡孝伯 整理/符嘉
- 166 与白求恩共事的日子 文/龙辉
- 169 沂蒙军民反“扫荡” 文/梁必业
- 178 周汉清请医生 文/古月
- 183 长征中的娃娃卫生员 文/李耀宇
- 188 战火中的新媳妇儿 文/刘战平
- 191 金色的鱼钩 文/佚名

记忆中的星光^①

文/向桦

1948年11月24日我在中原野战军四纵十三旅三十七团三营的一个连队里，那天上午，国民党军主力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在强渡浍河之后似乎发现了危险，立即又想撤到浍河以西。正在坚守南坪集的我军突然渡河西撤，假装着像是仓皇溃逃的样子。浮桥在河上剧烈的晃动，人喊马嘶。不时有一个想超过别人的战友坠入水中，在他被战友们拖上来的时候，水淋淋的棉袄很快就结冰了。

我们在河西进入阵地的时候，已是黄昏时分。饥肠辘辘的战友立即开始挖掘掩体和壕沟。在挖掩体和壕沟的同时，我们班另有任务，在壕沟后面挖掘掩埋自己人的墓坑，虽然我们心里感到不是滋味，但这是每一次战斗之前必须做的工作。我在进行这项劳动的时候，很自然会想到：这个墓坑将会掩埋谁呢？每一个熟悉的面孔都从我眼前闪过，都是那样年轻，都是那样生气勃勃。哪个都不应该躺进这冰凉的冻土。也许是我自己吧？想到这儿我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战。夜晚除了散乱的曳光弹和信号弹在天空划过之外，枪声极少。到了第二天早上，黄维才清醒过来，意识到他的兵团已经陷入重围了。所有的现代化武器和辎重都变成了累赘。当他知道他派出的侦察兵触角所及，纵横只有7.5公里的时候，他慌乱了！对于敌我双方来说，这一空间都是一个危险的极限。已经被捆住手脚的敌军如果突围失败，就是覆灭；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困兽的挣扎，战斗会空前猛烈。

果然，敌军的反扑在当天就开始了！白天，敌军以坦克、重炮为掩护，实行疯狂的突围。往往一个村庄都要经过反复的争夺。白天在敌人的手里，晚上我们又重新夺回来。在我们进入被占领的村庄的时候，必须从堆积得很高的尸体上翻越过去，那些奇形怪状的尸体都已经冻得像树根一样坚硬了。25日清晨，连部通信员小李跃进

^①本文选自《大江南北》。

出掩体去捡一挺轻机枪的时候，被敌人坦克上的机枪击中，我才知道看似笨重的坦克不仅不迟钝，而且很灵敏。小李一头栽倒在地上，我的心像是被一团冰块击中了那样揪痛。今晚，我的被筒里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了，从月初我军进逼徐州那天开始，他和我搭伙睡在一个被筒里，用他的被子当垫褥，我们相互用体温取暖。

26日晚上反复浴血冲击，夺回一个被敌军占领的村庄之后，黎明时分我们连队被撤换下来了，兄弟部队接了我们的防。在阵地背后一个洼地里的小树林中集合的时候，连部只剩下一个副连长了。副连长把连队的名单交给我，让我来替他点名。昨晚出发的时候还是一百二十九人的连队，现在能够大声应答的留下了二十五人，负了伤呻吟着应答的六人，他们都在担架上躺着，或是坐着。点完名以后，副连长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他可能是怕哭出来，大喊了一声：“向右转！”接着却听不见脚步转动的声音。他惊讶地擦了擦自己的眼睛，再喊了一声，队列依然没有移动。副连长用沙哑的声音问：“怎么啦？你们的耳朵都被炮弹震聋了？点名的时候，你们不是都应了吗？”战士们不约而同地说：“我们不撤！”副连长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回答他的仍然是：“我们不撤！”副连长说：“这是旅部的命令！”大家的回答还是：“我们不撤！”副连长问：“为什么？”所有的人都不回答，只有一个因为腿部受伤不得不坐在地上的伤员（我记得他是一个六〇炮手）含混地小声反说：“为什么？你还不知道？”副连长火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是什么？”接下来的是久久的沉默，连伤员也不敢说话了，但队伍仍然没有移动。副连长丢下队伍，一声不响地走了。我们在洼地里像冬日的小树林那样站着，一动也不动。

半个小时以后，副连长带着团长来了，团长胳膊上绑着绷带。团长在连队面前站定以后，仔仔细细地辨认着每一个战士的脸，然后喊了一声“向右转！”队伍“唰”的一声向右转了，连在担架上躺着和坐着的伤员都向右转了。当团长喊了“齐步走”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移动脚步了。团长大声喊着：“怎么不走哇！”站在排头的一班长无论如何都憋不住了，他说：“团长！我们走不动啊！”“走不动？！”一班长“哇”的一声哭了：“团长！你也不看看，我们连有多少同志还留在阵地上！连长、指导员，文书、司号员、卫

生员……一排长、二排长、三排长……我们能走得动吗？”团长和副连长紧紧地抿着嘴，默默地相互注视着。过了好一会儿，团长才又喊了一声妥协的口令：“向左转”！然后他和副连长把队伍丢下，肩并着肩走了。我们在洼地里像冬日的小树林那样站着，一动也不动。

又过了半个小时，副连长和团长带着旅政治部主任来了。旅政治部主任的肩膀上披着军大衣，他是个文雅的知识分子。他来了以后，没有喊口令，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知道，为什么要你们往下撤吗？”连队全体大声回答说：“不知道！”旅政治部主任说：“要你们往下撤，是为了给你们休整、补充；休整、补充，是为了让你们很快再回到这个阵地上来！听明白了吗？”连队全体大声回答：“听明白了！”旅政治部主任接着喊出以下的口令：“把担架抬起来！向右转！齐步走！”连队虽然人数很少，步伐渐渐也整齐起来了。

我们撤到离阵地十五里之外的一个小村里。虽然这个村一半的房子都被战火毁坏，我还是依稀能记得在合围之前我们连队来过这个小村。我们连在这儿停留的时间很短。在我们离开的前夜，我曾经看见村里一个小姑娘躲在墙角里等人，她并未发现我在站岗，因为我担任的是隐蔽哨。当一排长经过墙角的时候，那小姑娘往一排长手里塞了一双崭新的布鞋。我暗暗惊奇，她怎么这么快就能做好一双合脚的布鞋呢？他们相互注视的目光只是一闪而逝，我却看见了永远。26日夜晩，在一排长中弹倒地、我用急救包给他包扎伤口的时候，他向我指了指自己的脚，我注意到他的脚上穿着那双新布鞋。战争时期，战友们中间有一个默契，在冲锋之前，尽量穿上新衣裳、新鞋和新袜子。后来，一排长因为流血过多，去世了。这次回来，那个小姑娘几次微笑着想走近我，我都由于无法面对她那怀着美好希望的目光而闪开了。有一次我在破冰打水的时候，她把我堵在井沿儿上，问我：“一排长咋没回来？”我没有撒谎，老实实在地对她说：“一排长还在阵地上。”“啊！”她竟然高兴得抿着嘴笑起来，咯咯地笑着从井边跑开。

12月13日我军向黄维困守在双堆集的总司令部发起总攻的时候，我们的连队经过补充和修整，又重新在原来的阵地上前进了两

公里。15日夜，我们攻占了黄维龟缩在地下的指挥部。那天夜里火光冲天，枪声就像过年时的爆竹。到处都是我军战士押解着敌军俘虏。我在繁星和照明弹的光亮下，又看见了那个小姑娘，她拦住所有她遇到的战士，在他们脸上辨认着。我当然知道，她是在寻找一排长。那天夜晚我胆怯了，面对敌人的炮口都没有躲开过，我却故意躲开了她。在她把眼睛转向我的时候，我把棉帽的护耳放了下来，匆匆地转身消失在人海里。

1949年元旦，我们从积雪的战场上撤退，中原大地锣鼓喧天。许许多多的标语中，其中有一条让我难以控制地潸然泪下。那条标语就是：“欢迎英雄归来！你们是人民的好儿子！”我当时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说：那些最好的儿子都没能回来，他们留在淮海平原的冻土里了。

后来，经过渡江战役、广东战役、滇南战役……一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夏天，我又重新回到过去的淮海战场，那里已是一望无际的金色麦地。在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里，我偶然发现展品中有一面很熟悉的锦旗，仔细一看，那正是当年我在淮海战场的阵地上手工制作的。自己的字迹使我异常震动！当晚在梦里我又看到了我的连队、我的连长、指导员、连部通信员、司号员、一排长和那位小姑娘，他们一下子又都来到我的记忆之中了，我立即在他们中间入列。连长的大嗓门儿还是那么响亮：“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一、二、三、四、五、六……”一直数到一百二十九。报了数以后，指导员大声问我们：“同志们！我们流血牺牲、前赴后继是为了什么？”这是每一次点名时他都要提醒全连的一个问题。

全连指战员立即信心百倍地回答说：

“建立一个民主新中国！”——喊声在星空中回响。这句话我们重复过几百遍，每一次都让我们振奋不已。

当我在六十年前的呐喊中猛醒的时候，顿时，汗流如洗……

陈赓大将坐着担架打直罗^①

文 / 刘聚波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一路追剿的蒋介石，急忙调集五个师的兵力，对陕甘根据地进行“围剿”，企图趁中央红军立足未稳而予以消灭。面对进犯之敌，毛泽东等军委领导同志运筹好了破敌良策。经勘查地形，他们发现，位于陕甘边界的直罗镇，一面临水，三面环山，状如口袋，正是打伏击战的好场所。他们决定，在直罗镇一带摆下战场，先吃掉来势汹汹的敌一〇九师，然后再各个击破，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

为打好这一仗，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对各单位战斗力进行了逐一核实。他要求，除主要指挥人员外，凡是跑不动的，一律留守不许参战，以利运动作战。然而，当他来到十三团时，却碰到一件挠头的事。

原来，十三团团长江陈赓腿部受伤未愈，行动不便，按计划应在“留守”之列。但他是一团之长啊，担负着指挥全团作战的使命，他缺席怎么行呢？让他参战，他的腿伤又必然影响运动作战，这可如何是好？左权决定先征求陈赓的意见。尽管左权与陈赓同为黄埔军校一期同学，关系很好，但在去留问题上，陈赓却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左权刚问到陈赓腿伤的情况，陈赓就敏感地打断他下面的话，说：“我是共产党员，轻伤不下火线，我一定要参战。”左权退让一步，建议给他配两匹马。谁知陈赓还是不干，他说：“长征我是走过来的，不是骑马骑过来的。”没办法，左权只好把团特派员欧致富叫去，命他马上为陈赓落实一副担架，并特意叮嘱：担架一定要随时在陈团长身边！

10月20日晚，按照方面军命令，十三团冒着刺骨寒风，趁着茫茫夜色，迅速向直罗镇开进。休整了近一个月的战士们心里早就发痒了，看这会儿终于有仗要打，马上来了精神。一个个身形矫

^①本文选自新浪军事网。

健，虎步生风，都像登上了风火轮。这可苦了陈团长。他拄着棍子拼命跟，却总也跟不上队伍。渐渐地，团指挥所与部队拉开了距离。

见此情景，欧致富急了，马上命令：“警卫员，上，背团长！”为了跟上部队，保证在上级指定时间内赶到预定地点，陈赓这时也不好再拒绝了，弯腰伏在警卫员背上。两个警卫员轮流背着陈赓前进。陈赓是个大个子，背着他走路都感吃力，更何况还要跑步前进，警卫员渐渐体力不支了。

“担架，担架！”正在欧致富一筹莫展时，陈赓自己叫开了。自出发以来，担架就一直在他身边，他却不愿坐，总想靠自己顽强的毅力，战胜困难。但战局瞬息万变，有利时机稍纵即逝，此时，他顾不上那么多了，竟亲自叫嚷着要担架。几个队员赶紧跑了过来，把陈赓扶上担架，担架员抓起把手抬腿便跑。陈赓上了担架，不好意思地说：“辛苦你们了，这可真是抬着‘轿子’上阵喽！”

经过一夜狂奔，陈赓带领十三团按时到达指定位置，他也得以从容排兵布阵。被诱骗进直罗镇的敌一〇九师，被我军分割成几小块。但要迅速吃下被围之敌，对装备较差的红军来说，也非易事。一位营长以为对瓮中之敌稍施火力，再加以劝降，就大功告成了。哪知几个回合下来，敌人还是不投降。他气呼呼地跑到陈赓面前报告：“团长，有半个营的敌人被我们堵住了，喊了半天话，他们死也不缴枪，怎么办？”陈赓看了一眼怀表，带有一丝批评的口吻说：“你呀，性急有什么用？古人大战三百回合，还分不出胜负，你才打多长时间？我看，你先给敌人来点实在的再说。”

营长一拍脑袋：“哎呀，我咋忘了，狠的还没上，他能服软吗？”说着，便跑了回去。这次，他先是命令部队一阵猛攻，又一枪干掉了敌督战的指挥官，再向敌人喊话，这下，敌人彻底崩溃了，在红军战士英勇地冲锋下，不得不乖乖举起了双手。

半个小时后，战斗基本结束。清点战果，敌师大部被歼，只可惜让敌师长侥幸逃脱。此时，周恩来冒着硝烟视察阵地，陈赓请战去捉敌师长。周恩来微笑着说：“老陈啊，我不单知道十三团拼刺刀厉害，还知道你们有个美称叫‘猴子兵’，最擅长跑路打运动战。我看，敌师长就让其他部队来逮，你们还是到张家湾去打援

吧。”

陈赓听这话高兴了，事不宜迟，他命令马上收拢部队。匆忙之间，忽然又想起什么：“担架，我的担架呢？”

欧致富一边让队员赶快把担架抬过去，一边还对陈赓开玩笑说：“怎么样，陈团长，现在知道担架管用了吧！”陈赓赞许地点点头，他从内心里深深感谢左权参谋长富有先见之明的安排。

回忆长征路^①

口述 / 伍衡阳

1935年秋天，还未满十七岁的我参加了工农红军，同年11月开始长征。爬雪山、过草地、过金沙江、穿越原始森林……

红小鬼捡来一杆枪

1935年，红军六军团来到了我的家乡石门县九间铺村。红军一来，我们都感觉和以前的军队完全不一样。以前国民党的军队一进村，抓鸡赶猪的，红军就不一样，他们从来不进老百姓家门，不拿老百姓的东西。那时宣传组到家里来都非常客气。宣传组告诉我们，参加红军可以解放劳苦大众，保卫咱家乡。村子里好多人人都去参加红军，我也去了，后来我被编入六军团十六师四十六团一营二连。

1935年11月19日，我们就开始长征了。我们从桑植县王家坪出发，一直往南走，首先到大庸（今张家界市），穿过天子山。那时敌人追我们追得紧啊，他们人多武器多，我们一路都要避开他们，当然遇到了肯定是要打。在天子山顶上，往下看就可以看到山下的坪里都是敌人，他们还朝山上开枪，但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走。后来我们到了新化，再到安化，然后到了溆浦，每天都要走七八十里路。

那时是冬天，天气非常冷，我们战士都穿着很单薄的衣服，穿着草鞋。草鞋是从老百姓那买来的，一个铜板一双。可还是有很多战士因为没买上草鞋，只能打着赤脚走路。地面上结了霜，又滑又冷，我们只能加快步子，希望在天黑前找到宿营地，到时候大家就能围着烤火，暖和一下。我们每人肩上扛着一袋米，到了宿营地，炊事员就会来收米。我们的粮食都是靠打土豪得来的，每到一个地方，我们就去打土豪，把粮食和钱物分给穷苦人家，然后再背一些上路。

^①本文选自中国红色故事网。

武器很紧缺，不是每个人都有枪的，我就没有。到了溆浦，我们遇见了敌人的正规军，在那里，我们打了起来。在那场战斗中，虽然我没枪，但还是跟着大伙一起冲锋，一点也不害怕。战斗结束后，我在阵地里捡到一杆枪和一些子弹，那是敌人逃跑留下的。哎呀，那可是我第一次拿起枪啊！后来，连长把我喊了去，说我年纪小，下次缴获了枪杆再分给我，最后那杆枪我交给了连长。

1936年1月9日我们到了铜仁，然后走到江口，来到石阡县。从出发地到石阡，我们走了整整五十天，国民党的军队一直前堵后追，两面夹击，这五十天里，几乎每天都在打仗。

乌蒙山里被围困

3月初，我们走到了乌蒙山，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敌人。他们把山的四周团团包围，我们很难走出去。乌蒙山是云贵川三省交界地的一个结头，海拔有两千多米。当时国民党一百三十个团，对我们进行严密封锁，形成一道道险恶的屏障。那时我们红二、六军团两万人的大部队，在云雾中到处找，希望找到一个落脚地方。那时敌人追得很急，他们还抢先占领了七星关，国民党还有两支部队先赶到威宁地区，想在前面堵我们。哎哟，那时天上有飞机侦察、轰炸，地上有敌人前堵后追，左右夹击，我们被围困了。军团首长们对敌人的意图也很清楚，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他们一起商量，决定改变原来的行动路线，不去安顺，而是往乌蒙山北走，去云南。彝良县的奎香是乌蒙回旋战的大本营，我们当即掉转马头，直奔奎香。果然不出所料，敌人误以为我们要经镇雄、彝良，过金沙江和红四方面军会合，他们就立即朝镇雄去围堵我们。

我们到奎香后，大家吃了顿饱饭，天没黑就睡觉了。后来，我们接到命令，要立即做饭，吃一餐，带一餐，连夜出发，设伏待机歼敌。一听要打仗，战士们都好兴奋，忘记了白天的疲劳，摸着黑跑步前进。晚上伸手不见五指，两边是高山，脚下是小河，寒风阵阵，很难走。指战员大声喊：“跟上部队，不要掉队！”一旦停下来，露水、汗水就把衣服全都打湿了。战士们牙齿咬得格格响，只能在原地踏步取暖。后面几天，我们遇见了敌人，二话没说就打了起来。我们歼灭不少敌人，缴获了很多弹药。敌人主力听到前方的

枪声，不明深浅，就不敢轻举妄动。我们几个来回后，月底才走出了乌蒙山。紧接着我们三天三夜不休息，渡过了金沙江。敌人追在后面，只能捡到我们丢在岸边的草鞋。

走过雪山班里只剩四个人

长征途中，我们翻越了四座大雪山。到云南后，我们翻越的第一座雪山就是玉龙雪山，海拔有五千多米。雪山天气变化无常，明明刚出太阳，突然就来了乌云，狂风大作，开始下大雪。我们很多战士都打着赤脚，氧气也十分稀薄，但我们不能停下来，一睡着就有危险。

我们强帮弱，大助小，饿了啃一口干粮，渴了含一口雪，手拉着手艰难地向前迈进。我们利用铁铲在冰雪上挖孔，后面的人则沿着我们挖出的蜿蜒曲折的雪路往上爬。仰面看，头顶上有人，低头看，脚底下也有人。1936年4月底，北上西康甘孜途中，我们翻越了哈巴雪山。哈巴雪山，雪峰林立，高耸云端，金沙江、澜沧江的激流不断冲刷的峡谷陡峭异常，很难通行。雪山陡峭险峻，道路崎岖，气候严寒，行走时呼吸困难，一不小心，就会失足滑倒，跌入雪山深渊。

走过雪山，我们减员不少。那时我们班十二个人，我是副班长。过玉龙雪山时，就有一个人没下山，到甘孜时还是十一个人。后来班长负伤，又没药没吃的，慢慢的，他就掉队了。后来过阿坝草地时，牺牲了四个，走完草地，我们班只有四个人了。剩下的三个战友，一个叫朱新阳、一个叫胡华庭，一个叫韦子才。后来我找过他们，朱新阳抗日时牺牲了，韦子才留在了南泥湾，胡华庭一直没找到。

出师大捷——回忆平型关之战^①

文 / 杨得志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军分路大举南下，进逼山西。全国各族人民，为了抗日救国、挽救民族危亡，掀起了抗日热潮。

这个时候，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当时，我正在“抗大”夜以继日努力学习。为了抗日，我们提前结业了，我奉命到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任团长。



开赴平型关前线

我离开“抗大”去一一五师师部见到聂荣臻同志。他看到我后，头一句话就是：“嗨！我们窑洞大学的毕业生回来啦，好，来得正好！你看！”他指着桌子上一厚叠用五颜六色纸张写成的东西，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说，“全是战士们要求上前线的决心书，现在可以说是刀出鞘、弹上膛，盘马弯弓射大雕。部队情绪好得很！”

“我们的具体任务呢？”我问。

聂副师长说：“要你到六八五团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个团是你原来工作过的师改编的，二是这个团是全师的先头部队。现在部队已经到了黄河西岸韩城、合阳之间的芝川镇。我们的任务是过黄河进入山西。如今山西以及整个华北吃紧得很呐！”

聂副师长简要地向我讲述了华北的形势。他说：“北平、天津失陷后，日军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线大举进犯。已经侵占了南口、张家口、大同、涿县、保定、沧州等地，矛头直指归绥、包头、石家庄、太原、济南等地，进入山西的日军已由大同到了广灵。周恩来和彭德怀等同志曾和阎锡山面谈，鼓励他抗日。日军进

^①本文由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供稿，特此鸣谢。